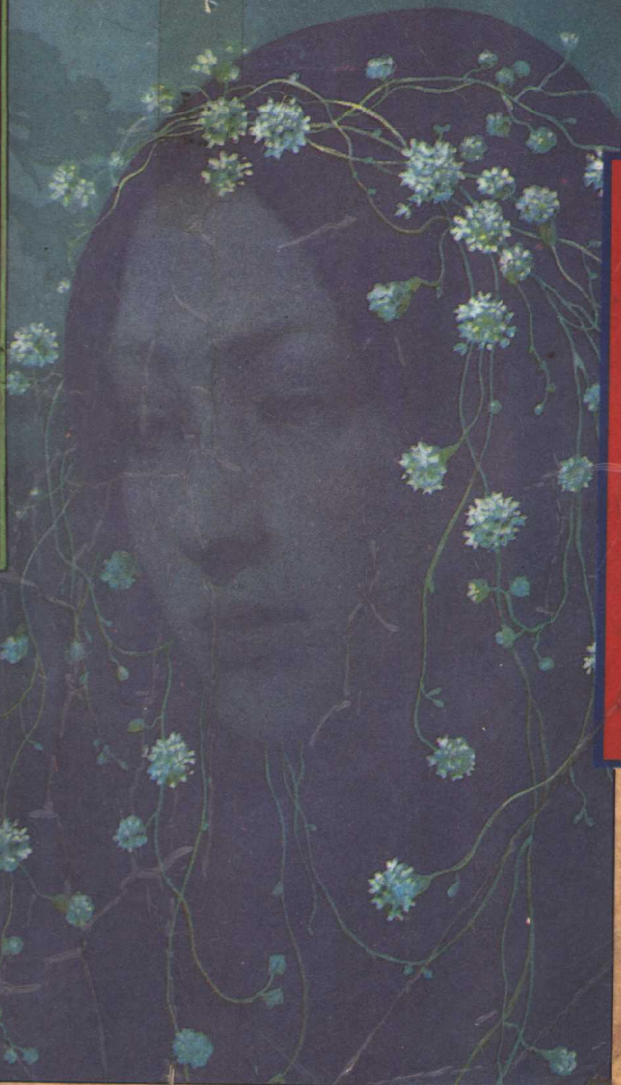


菟丝花

琼瑶
(台湾)



菟丝花

(台湾)
琼瑶

那一切终于都过去了。

当我站在这间我和妈妈共同居住了十二年的小屋内，收拾我的行装时，脑中仍然是昏昏蒙蒙的。似乎从妈妈咽气一刻开始，我就没有好好地清醒过一分钟。我的哭喊，挤满屋子的妈妈的同事。殡仪馆、花圈、祭吊、火葬场，围绕在棺木前垂泪的小学生，林校长主持的追悼会……这一切一切，难挨的时光，可怕的时光，忙碌而又昏乱的时光，终于过去了。而今我孤独地在室内整理着妈妈的遗物，收拾她带走的东西，心中是那样恍惚和迷茫。妈妈去了！多少年以来，我把自己陷在处理后事的忙碌中，虽然曾经抚棺呼号，曾经嚎啕痛哭，但是，那份凄楚和无助还远不如现在面对这空旷的屋子时来得深切。妈妈去了！我唯一的亲人！这以后，十八岁的我，将面临怎样的一份前途和命运？

室内那样寂静，那样凄冷。午后的阳光从窗口斜射进来，漠然地照射在石灰剥落的墙壁上。墙上原来挂着两个镜

框，一个是我同爸爸、妈妈的合照，那年我才六岁，照这张照片的第二年爸爸就去世了，所以是我们唯一的一张全家福。另一个镜框是妈妈早年画的一张油画，画面是平原、石峰和落照。现在，这两个镜框都已被我收进了箱子里，墙上只留下两块淡淡的灰黄的痕迹。两张单人床，一张属于妈妈，一张属于我。都已经只剩下光秃秃的木板。棉被、蚊帐、和妈妈的衣物，全遵照妈妈的意思送给了给我们洗衣服的“阿巴桑”。妈妈！我真佩服她的冷静，在卧病的期间内，她已把一切身后的事都安排得那么井井有条，包括我在内！

“听我说，忆湄，如果妈妈死了，你办好丧事，就离开高雄，到台北去投奔罗教授。他会给你安排一份很好的生活。”

“不！”我叫：“没有那一天！永不会有那一天！”

“会的，”妈妈说，温柔而平静地望着我，“忆湄，你是个从不肯面对现实的孩子。但是，记住，逃避现实不能解决问题，不久之后，我会留下你而去，你一定要学习面对现实，学习独立，和——变成大人。”

如今，是我学习独立和面对现实的时候了。到台北去！投奔罗教授去！这是我唯一的一条路，是妈妈给我安排好的一条路，我没有考虑的余地。但是，罗教授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他会不会拒绝我？他又会怎样来安排我？……未来的问题似乎还有一大串，不过，那些，都还没有到我的眼前来。目前，我所要做的，是尽快收拾好衣箱，赶下午四点半的柴油特快到台北去！

把最后的几件衣服从壁橱里取出来，收进了衣箱里。薄薄的一口小皮箱，里面已容纳了我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。只因为我和妈妈一直很贫穷，靠着妈妈这份小学教员的薪水，供给了我整个中学的教育，已非常吃力了，我们没有余钱来多做衣服。阖好了箱盖，我四面张望了一下，好了，什么都整理完了！我也该去向林校长、张老师和魏老师等告辞了。可是，伫立在这小屋中，我忽然失去了力量，这小屋，每一分每一寸的地方，都有着我和妈妈共同生活的痕迹。每一丁点空间，都盛载着过多的回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属于妈妈，妈妈属于我，小屋属于我们两人！而现在，一眨眼间世界已经全变了。妈妈去了，我将离开，小屋不知又会迎接何人？

我伫立了那么长久，几乎忘记了赶火车的事，直到一声门响惊动了。我转过头来，是林校长，她匆匆地向我走来，把一只手同情的放在我的肩膀上。

“忆湄，你马上去台北吗？”

“嗯，”我轻声地说：“四点半的火车。”

“为什么这样急？你实在可以再多住几天的！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反正要去，还是早点去。这间屋子，我一个人住着太难过。”

林校长叹了一口气，凝视着我说：

“忆湄，我不了解你母亲，我和她共事了十二年，也算得上是她的好朋友了，难道不放心我？认为我不能照顾你？为什么还要你跑到台北去投奔一个多年没有来往的朋友？那位罗教授，就真能照顾你吗？”

我不语。林校长是这所小学的校长，和妈妈已有十二年的交情。但，我知道妈妈为什么不愿把我交给她。妈妈希望我念大学，“只有一个人能为你安排，罗教授！”林校长是个好朋友，但她自己有六个子女，一个读大学，三个读中学，还有两个读小学。她无法再负担我。

“好吧！忆湄，”林校长终于说：“如果要赶火车，就该走了！你去看看情形，假若那边住不下去，还是回来吧！我家不怕多你一个人吃饭！”

我点点头。真的，距离火车开行的时间只有一小时了。我走向小屋的门口，林校长默默地走在我的身边，走出房门，我不胜依依地再回头看了一眼。这间只有六席大的教员宿舍！我和妈妈度过了十二年光阴的地方再见了！一瞬间，我鼻中酸楚而泪眼模糊了。

“忆湄！”

有人叫我，我回过头来，我面前竟黑压压地站着一大群人，张老师、魏老师、何老师……几乎所有妈妈的同事都来了。我吸了一口气，把眼泪逼了回去，我应该变成一个大人了！挺了挺背脊，我走上前去，和他们一一握别。我表现得那么沉静，那么稳重，简直都不象“我”了。我接受了无数的祝福，也喃喃地说了许多感激的言语。最后，我终于走出了××小学的大门，离开了我居住多年的地方。

林校长送我到火车站，站在月台上的车窗外望着我。我坐在车内，倚着窗子，对着妈妈这位多年的老友，我有满怀愁绪，而又默默无言。只因为前途太渺茫，太未可预料，这份沉重压迫着我，使我无法说话。林校长也一反平日的豪

放热情，也显得出奇的沉默，大概她在为我难过，为妈妈难过，也为她自己难过——她竟无力照顾一个老友遗孤，一声汽笛响，“轰隆”一声，车子蠕动了。林校长把头伸了过来，喊着说：

“忆涓！要写信哦！”

“我知道！”我也喊：“再见！林校长！”

“再见！……”林校长不由自主地追了车子几步，又传来一句话：“忆涓！学着自己照顾自己！从今起，你是个独立的人了！”

车子驰远了，林校长瘦瘦的身影消失在我模糊的视线之中。是的，我是个独立的人了，换言之，我是个无依无靠的人了，罗教授，他会成为我的依靠吗？他会接纳我吗？仰靠在椅背上，凝视着车窗外飞驰而去的青山绿树，我是更加迷惘沉重了。

还是五年前，有一天早晨，妈妈放下了早报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怔怔地说：

“罗毅——居然来台湾了。”

“罗毅是谁？”我问。

“一位地质学家。”妈妈淡淡地说，开始吃她的早餐，我把报纸拉到面前来，看到一条不大不小的消息。

“名地质学家罗毅博士
昨日携眷由港来台，
将应聘为×大教授。”

这消息引不起我的兴趣，那时是暑假，我正计划和同学游大贝湖。抛开了报纸，我不经心地问：

“你认识这位教授？”

“以前认识，在大陆上。我和他太太是好朋友。”妈妈说，“许多年没见过了。”

“你要去看他们吗？”我问，吃着烧饼。

“看他们？”妈妈愣了一下，“不！何必呢？他们很得意，我去倒显得——”妈妈把话咽住了，对我警告地说：

“忆涓！你又弄了一地的烧饼渣！”

关于罗教授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，以后妈妈再也没有提起过他。我呢？在几分钟之后就把他抛到九霄云外了。一直到三个月以前，妈妈已证明患上了子宫癌，我们母女都已很清楚地明白，死亡的阴影正笼罩着，随时可以降临。妈妈有一天让我去寄一封信，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罗毅，地址是台北罗斯福路×段×巷×号。我寄了信回来，妈妈才和我谈起罗毅。

“他是一位学者，和我们是世交，假如我有什么不幸，他是我唯一想得出来，能够照顾你的人！”

正象妈妈说的，我是个不大肯面对现实的“孩子”，或者由于我是妈妈的独生女儿，未免从小有点儿娇宠，养成了任何事情都不能承担的习惯。因此，虽然我很清楚地明白，妈妈患上了绝症，迟早要抛开我而去，但我拒绝去想它，拒绝去谈它，也拒绝去承认它。每当妈妈提起她身后的事，我就跺着脚嚷：

“没有那一天，永远没有那一天！”

然后跑开，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去悄悄地哭。

可是，而今，“那一天”终于到我眼前了。我行囊中有妈妈临终前三天所写的一封信，嘱咐我要交给罗教授。信是妈妈亲手封好的，我不知道里面写些什么，我猜想，无非是托孤的意思。妈妈一生好强，从不肯向人低头或请求什么，没料到她走到生命的尽头，却必须向一个多年未谋面的朋友，请求收容她那“长不大”的女儿！

“长不大”的女儿！妈妈常常问我：

“忆涓！什么时候你可以长大？什么时候你能懂事，不再是个毛毛躁躁的小女孩？”

小女孩！我但愿永不长大！永远缩在妈妈的怀里，任何事情，有妈妈帮我作主，我只要吃饭、睡觉、念书和欢笑！可是，妈妈去了！在失去欢笑的这一段日子里，我觉得我已经“长大”了！最起码，我已被迫去面临那许许多多无可奈何的“现实”！

车窗外面，黑夜已在不知不觉中来到，旷野中，偶尔有点点的灯火在闪烁。车轮辗过了原野、城市、村庄，把我带向一个未可知的命运。

车子误了点，抵达台北时已将近十一点了。下了火车，提着我的箱子，走出了火车站，站在车站门口，四面张望。台北！十二年来，我跟着妈妈住在高雄，一直没有到过这全省最繁荣的都市。抬起头来，霓虹灯在夜色中闪耀，旅行社、小吃店，林立在对街。台北！我久已希望来到的地方！望着成排的三轮车、计程汽车，和街头仍然熙攘的人群，我有种慌乱和惶恐的感觉。头一次，我发现这世界竟如此之

大，不再是只有六席大的小屋！那么复杂的道路，那么多的建筑，也不再是我和母亲共同生活的那样小小的天地。

一辆三轮车滑到我面前。

“要车吗？小姐？”

我有些犹豫，终于说：

“罗斯福路三段。”

“十块！”

十块！我不知道是贵还是便宜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罗斯福路在何方？跨上了车子，我才有些后悔，深夜十一点钟，贸然地跑去投奔别人，不是太晚了吗？或者他们已经睡了，把别人从睡梦中拖起来，多么不礼貌！妈妈总说我做事从不经思考，看样子我仍然没有成熟。可是，现在，车子已经在黑夜的街道上滑行，初夏的晚风带着微微的凉意扑面而来，我似乎无暇再做别的计划了！

车子在巷子中足足兜了二十分钟的圈子，最后到达了目的地，下了车，我发现自己停在一条占地颇广的围墙前面，嵌在那围墙正中的，是两扇豪华而堂皇的红漆大门。看了看门牌号码，一切都没有错误，我付了车钱，望着三轮车隐没在巷子的尽头，才又怯怯地对那围墙和大门作了一番巡礼，大门还不及三尺的地方，一盏街灯正明亮的照耀着，我的影子瘦瘦长长地投在门前的地上，看来那样孤独、寂寞和渺小！

我手腕上是妈妈的旧表，时间已是十一时半。靠在门边，我迟疑了大约二十秒钟。从门缝中向里偷窥，黑影幢幢的深院内似乎还隐隐的有着灯光。好吧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

管它是深更半夜，还是半夜深更！我总不能在门外站一夜！横了横心，我揪下了门铃。

这屋子一定很深很大，我在门外无法听到门里的铃声。等了很久，里面毫无动静，大概主仆都已熟睡，不管一切，我连揪了三下门铃，揪得长长的。于是我听到门里有了脚步声，这声音沉重而迅速地“奔”向门口，接着，大门豁然而开，一张满面胡子的脸庞突然从门里伸了出来，是个硕大的脑袋，张牙舞爪的毛发之中，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近乎狞恶地瞪视着我。

“你发什么神经？”一声低沉的怒吼对我卷了过来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我接连向后退了两步，瞠目结舌，不知所云。这颗刺猬状的头颅惊吓我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他对我揪了揪牙齿，象一只猛兽，“你滚开吧！”

在我还没从惊吓中恢复过来以前，门已经“砰”然一声阖上了。我惊觉地扑上前去，用力地打了两下门，无论如何，我不能这样被关在门外，夜色已深，我又无处可去。我打着门，嚷着说：

“喂喂，等一等，我有话说！”

门又猛地打开了，那颗毛发蓬蓬的头颅差点碰到我的鼻子上，一声使人魂飞胆裂的巨吼震耳欲聋的对我当头罩下。

“滚！听到没有？谁是喂喂？喂喂是谁？”接着，那“怪人”一掀牙齿，又是一声大叫“滚！”

门再度“砰”然关上，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，心脏象擂鼓似的狂跳着，那“怪人”的几声狂吼使我心惊胆战。望

着那两扇阖得严密之至的门，我完全失去了主意。到台北来之前，我曾经有几百种对罗宅的想象，但没有一种想象是这样的。我曾害怕他们不接待我，但也没有想到会是用这种方式来拒绝我！那个须发怒张的怪人，几声大吼，我竟连见到主人的机会都没有！而现在，我被关在这门外，在深夜十二点钟，一个陌生的城市里。我，怎么办？

好半天，我就呆呆地站在门口，不知该何去何从。夜风拂乱了我的头发，天上疏疏落落地挂着几颗星星。北部和南部的气候相差了几乎一个季节，我裸露在短袖衬衫外的双臂已感到凉意。我总不能在这门口开箱子取衣服，于是只能忍受着夜风的侵袭。长长的巷子里寂无一人，更找不到一辆车子，我难道就从黑夜站到天明？仰视着夜空，孤独和无助使我想哭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那在泉下的妈妈，可曾知道我所受的“接待”？

我不知道站了多久，忽然间，有一辆脚踏车从巷子的那一头转了进来。我无意识地瞪着那辆车子。戛然一声，车子停在我的身边，一个男人从车子上跳了下来，诧异地望着我。我也望着他，只因为我不知他是谁，也不知该不该向他解释我站在这门外的原因。我们彼此瞪视了几秒钟，那男人先开了口：

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我睁大了眼睛，无法回答。干什么？我怎么述说呢？那男人把脚踏车架好了，望望我，又望望地下放着的箱子，点了点头，抱着手臂说：

“我猜，和妈妈吵了架，出走了，是不是？这样吧，告

诉我你的住址，我送你回家。”

我凝视他，一个爱管闲事的男人，他把我当成三岁的小孩子了。在我的凝视下，我才发现他年纪很轻，大约不会超过二十六、七岁，穿着件白衬衫，袖口随随便便地挽着，没有打领带，松着领口，还有一头乱蓬蓬的浓发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继续问：“你准备在这儿过夜吗？要不然，你就进去坐坐吧！”他指指那两扇红门。

我的精神突然振作了，站直了身子，我问：

“你住在这儿？这是你的家？”

“我住在这儿，”他点点头：“虽不能说是我的家，也等于是我的家，我想，我可以想办法让你住一夜。但是，明天，你一定要好好地回家去。怎样？”

“我——已经没有了家了。”我低低地说，接着就甩了甩头，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，我必须解决我的问题：“我是来找一位罗教授的，罗毅教授。”

“找罗教授？”他诧异地说：“那么，你为什么不按门铃？”

“我按了，”我说：“可是我给一个怪人赶出来了。”

“一个怪人？”

“嗯，”我点头：“一个满脸胡子，找不到眉毛嘴巴的人。”

他用有兴味的眼光盯着我，问：

“你找罗教授有事吗？”

“有，很重要的事。”我说。

“那么，你跟我进来吧！”

他从口袋里摸出了钥匙，开了门，一手推着车子，一手提起我的箱子，领头向门里走去。走进了门，我发现置身在一个花木葱茏的大院落中了。他把车子推进了大门边的一间小屋内，关好了小屋的门和大门，然后说：

“好吧，先到客厅去看看罗教授在不在。”

他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。夜色里，只隐隐地看到一幢幢的花木和树影，穿过了一条龙柏夹道的小径，我看到了那幢挺立在夜色中的建筑物，这是栋二层楼的房子，门前有着石阶，里面还透着灯光。

跨上台阶，推开了一扇玻璃门，我走进一间黑暗的房间里。他不知道从哪儿摸到了电灯开关，于是，灯忽然亮了，我停在一间宽敞而漂亮的客厅内，墙边放着沙发，屋角有一架大钢琴，琴上是瓶康乃馨。

“你先坐一坐，我到书房去找罗教授。”

我坐了下来。他推开一扇小门走出去了。我忐忑不安地四面张望着，这客厅仿佛每一面都有着通往各处的小门，只有大门那一面是整面的玻璃长窗，垂着白纱镂空的窗帘。四周有份奇异的寂静，我觉得十分的不安，而且，我非常非常的疲倦。从清晨到现在，我就没有休息过一分钟，何况又有那么多的感触、伤怀、担忧……现在，我真渴望能回到我和妈妈共有的小屋内，好好地睡一觉。

一声门响，我迅速地回过头去，不禁大吃一惊，那个怪人不知从哪一扇门里跑了进来，圆睁着一对怒目，虎视眈眈地望着我。在明亮的灯光下，他的身影那么高大，乱发虬结的面孔又那么怪异，我的心脏一下子提升到了喉咙口。他对

我大踏步地冲了过来，一瞬间，我以为他会把我举起来，扔出房间去。但，他并没有碰我，只跳着脚吼着说：

“谁让你进来的？谁许你进来的？”

“是我！”一个声音在另一扇门边响起，“怪人”回过头去，那个带我进来的青年正走进门来。

“你？”怪人咆哮的目标转移了对象，他对那青年舞了舞拳头：“你为什么放她进来？谁叫你放她进来？”

“她说要找罗教授，”那青年昂着头说，对怪人的咆哮仿佛一点也不在意，“她似乎有很重要的事要找你，我想你惊吓了她，罗教授。”

罗教授！天哪！难道这个毫不友善的“怪人”就是妈妈心心念念要我来投靠的人？我瞪大了眼睛，惊异更超过了原先的畏惧。那位罗教授也瞪着我，然后，他用手揉了揉鼻子，不耐烦地蹙了蹙眉头，用忍耐的口气说：

“那么，你不是皓皓的女朋友了？”

我一愣，他在说些什么？但是，立即我就了解到我一定被误会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了。无论如何，我现在应该赶快把自己介绍出来。于是，我说：

“我姓孟，名忆涓，我是江绣琳的女儿！”江绣琳是妈妈的名字，“我母亲有一封信要我交给您。”说着，我从手提包里找出了妈妈的信，递了上去。

我的手停在半空中，那个怪人象是突然触了电，我的自报姓名如同仙人的魔杖，一下子把他点成了化石。他微张着嘴，注视着我，半天都没说话。然后，他突然醒了过来，抽出我手中的信，他迅速地拆开了信封，取出信纸。他的眼光

在信笺上游移，他看得那么快，我相信他根本没有看清信里说些什么。他的眼光掉回到我身上，近乎粗鲁地说：

“你母亲怎么了？”

“死——了。”我说。

他蹙蹙眉，鼻子里似乎哼了一声。

“怎么会死？”他简短地问：“死在哪儿？”

“子宫癌，”我也简短地回答：“高雄。”

“高雄，”他喃喃地说，象是在咒诅，又重复地说了一遍：“高雄。哼！”他望着我，发光的眼睛定定的停在我的脸上，迟疑了大约十秒钟，他又用手揉揉鼻子，忽然说：

“好吧，一切明天再谈，你好象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嗯？”他那粗鲁的声调中有股突发的温柔，“你最好是马上睡一觉，嗯？你从高雄来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看来有些懊恼。

“刚刚我开门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他责备地问，“假若不碰到中枅，你就预备在门外站一夜吗？”

“噢，”我困恼地说：“你并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。”

“哼！”他再哼了一声，转过头去看一直站在一边的那个青年：“过来！中枅，”

那青年走了过来，对我温和的微笑。

“带她上楼去！”罗教授用命令的语气说，又转向我：“喂喂，你说你姓什么叫什么？”

“孟忆涓。回忆的忆，水字边一个眉毛的涓。”

“孟——忆——涓——”他仿佛想把这名字记牢，接着

就低低地叽咕了一串，大概是在咒骂什么，可能对我的名字不大满意，然后他挥挥手说：“孟就孟吧，这不是什么好姓！中枬，带这个孟小姐上楼，皑皑隔壁的一间房间，知道吗？”对着我，他用同一种命令的口气说：“马上睡觉，明天我还有话和你谈！知道吗？”

我点头，噤嘴着说：

“可是……我，想先洗个澡！”

“天哪，”罗教授不耐烦地喊：“怎么如此罗嗦！”挥挥手，他嚷着说：“上楼去！上楼去！”

我迟疑地站起身来，那位名叫中枬的青年已经提起我的箱子，领先向一扇门走去。我只好跟在后面，走到门边，我又回过头来，轻声地说：

“明天见，罗教授。谢谢你收容了我。”

他站着，那分不清眉毛嘴巴的脸似乎痉挛了一下，那些虬结的须发微微牵动，锐利的眼睛闪过一抹近乎温柔的光。然后他掉转了身子，用背对着我，低低地发出许多希奇古怪的咒语般的言语。自顾自地在一张沙发中坐了下来，仿佛我已经不存在了。

跟着那位青年，我从一扇小门出去，走进了另一间大厅内，这大厅大概是罗宅的饭厅，宽敞而整洁，有一个宽宽的楼梯直通楼上。上了楼，是一条宽走廊，两边如公寓般分作许多房间。他带着我走向右面第三间，推开了门，开亮了电灯，微笑着对我说：

“孟小姐，我想，罗教授已经等待了你好几个月了，这间房间是三个月前就准备好了的！”